

历/史/觅/踪

渝水溯源访竇都



何武

巴山渝水，一个富有诗意和美感的称谓，富集优美的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多彩的人文风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道：宕渠“县以延熙中分巴(西)立宕渠郡，盖古竇国也。今有竇城。县有渝水，夹水上下，皆竇民所居。汉祖入关，从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舞，高祖爱习之，今《巴渝舞》是也”。今合川以下一段嘉陵江，因与渠江合流，古时亦通称渝水、宕渠水。隋初在今重庆市置渝州，即因此水得名。

河流不仅繁衍着生命，也孕育着人类文化。在渠江岸边沉睡两千多年的古竇都(宕渠城)，一醒惊天下：它是巴文化核心大遗址。巴文化以重庆为代表，巴文化是重庆市历史文化的根基。探访竇都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春暖花开的时节，文友于蛟邀我去竇都揽胜，我欣然前往。四川渠县作家协会主席李明春当起了我们的向导。

年近七旬的李明春，双目的清亮透过鼻梁上的眼镜呈现出来，早年的英气还在眉宇间显露着。

“李明春装着一肚子故事，典故野史龙门阵信手拈来。”这是于蛟谈及对李明春的印象。于蛟是达州市创作办公室副主任。

一大早，采访车便向渠县土溪镇进发。通往土溪镇的古老驿道旁，次第耸立着约占全国汉阙总数三分之一的六处七尊东汉墓前石阙。一尊尊石阙站立了两千年，细数着渠县的前世今生。

“渠县汉代石阙，是我国现存于地面上时间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遗存。渠县‘中国汉阙之乡’这张名片不是浪得虚名。”李明春的嘴角上扬了起来。

是的，冯焕阙、沈府君阙与故宫、长城同属首批国家一级文物，具有同级文物价值品位。法国传教士维克多·色伽兰到渠县观阙后，回去发表了19张照片，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梁思成1939年慕名考察后，充分肯定了六处汉阙的艺术价值。

中国汉阙文化博物馆，是中国首座以汉阙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中国首个无核心文物陈列的博物馆。它运用弧幕投影、全息影像、屏显、裸眼3D成像、激光投射等多种成像形式相结合，传递了汉阙及汉阙文化之美。我们在这里穿越时空隧道，与古人踱步，去体验历史。历史饱含人文，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

“宕渠城的城坝遗址乃川渝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巴文化遗址。长江之水浩浩汤汤，巴渝大地莽莽苍苍，四川盆地东部的巴山渝水物华天宝，孕育出了与古蜀文明交相辉映的古代巴国文明。”李明春的讲述语言细腻、词汇动人：“城坝遗址出土了许多罕见的文物，包括竹编。我们是中国竹编艺术之乡，竹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城坝遗址隶属于土溪镇，位于渠江东岸，与土溪场镇、达成铁路线隔江相望。城坝东接佛耳岩，其余三面环渠江，呈依山傍水之势。

到城坝遗址需摆渡过河。走下车，渠江扑面而来，如此辽阔，江风浩荡。青山绿水滋养和焕发着心情，生活的诗意也就洋溢起来了。放眼望去，天高云淡，远山苍灰，江水黛碧，一只白鹭起伏掠过江心中蓝天的倒影。

春天是从江畔开始的，岸边柳条摇曳新绿，仿佛枝头上跳跃着音符。走下渡船，江风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我们一行乘坐观光车几经辗转，两幢巨大的钢架大棚映入眼帘。走进大棚里面，竹木筒牀形制多样，秦砖汉瓦繁复生动，古老的车辙印依稀可见，古老城墙延伸百米……透过那长长的文化层，透过那斑驳的出土文物，历史在这里交汇，文化在这里聚合。

“城坝遗址是川东目前尚存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那成熟的冶炼技术足见古之竇都的繁华，那上了釉的汉砖令人称奇。出土的‘津关’(在水陆要冲地带所设立的关口)遗址，为全国唯一仅见!”李明春讲解道。

那“津关”不仅是水的关口，还是一段风云突变的关口。深埋地下几千年，一朝出土，任由观瞻，凭据遐思。

城坝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考古发掘于2018年荣获中国考古界最高奖“田野考古奖一等奖”。2022年，城坝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城坝遗址的发掘历程艰辛曲折。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地村民在挖土烧砖时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1990年，重庆市博物馆联合原达县地区和渠县文物管理部门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2014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先后5次发掘，渐次揭开了“宕渠城”的神秘面纱。

人们常说，渠县是一本古色古香的书，那么城坝遗址便是为书作序，一切的故事都始于此。

乘上返程的渡船，舱外阳光下泛着约定俗成的白光。渡船启动了，似乎有众多的故事在水中摇曳，我们不是身处江心，而是历史的中心。我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巴文化的故事仿佛是一层层洋葱瓣，大大小小的故事层层相扣。信手拈来一个故事，就足够让飞驰的动车停下步伐，让翻滚的江水瞬间平静。故事既在久远的岁月里，又在我们当下的日常里，相融于巴山渝水之间，成为巴渝文明的载体。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诗/绪/纷/飞

黑山行吟(组诗)



唐富斌

回乡

归路盘山玉带长，野芳雨后逐车香。
耳边鸡犬牛羊闹，手拂云烟望故乡。

黑山竹

乱崖根本本非同，自有节先尘土中。
虚己毋须惧雷折，凌风一竿破长空。

石门闲坐

日暖空山响杜鹃，坐枕石门流白泉。
旁煮清茗任壶沸，新声长短养神仙。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新作者

镜花水月的梦

谭冰

《水月洛神》是一部具有浓厚中国古典文化色彩的舞剧，剧情围绕着三国时期的曹植、曹丕和甄宓展开，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曹植的形象——始终在追逐着虚无缥缈的“洛神”。这个“洛神”到底代表什么？每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样一个出彩的曹植甚至压过了在战乱中沉浮、命运多舛的甄宓，在舞台上轻纱的流动中让观众沉醉在似梦非梦的意境里。

在舞剧中，没有旁白、没有对话，所有的剧情推动都靠着每一幕简单的名字、歌曲中寥寥几句的歌词、舞台中有限的布景以及演员的舞姿来实现。复杂的剧情靠这些都没有多少文本信息的东西来表现，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此时，剧中的配乐，无论有没有歌词，都在塑造场景以及人物情绪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出征的场景中，音乐中的旋律消失了，只剩下急促的鼓点。然而旋律的消失并没有使音乐的表现力变得单薄：厚重的鼓点时而密集、时而松散，时而强烈、时而轻柔，有时听着像急促的马蹄，有时听着像大踏步的士兵。没有旋律的节奏在有了特定音色、强弱和速度的变化之后仍然能够表现出如此生动的出征场景，让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

甄宓出场了，诗词的吟诵在古琴的衬托下并不显得单薄。朗诵本身就暗含着音调，诗词中的平仄韵律又和古琴中的技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这段表现甄宓心境的诗词更有意境。在朗诵停止之后，凄婉的古琴变成了绵长的小提琴，许久未出现的进行曲节奏的鼓点也继续敲了起来，马上就令观众又回到了战场的硝烟中。

舞剧进行到了下半场，舞台上出现了一面镜子，到处弥漫着雾气，音乐的神秘与不和谐也愈发明显，似乎在暗示着甄宓悲惨的命运。曹植再一次和甄宓相见了，绵长的笛音代替了能具体表意的诗词，只用旋律来刻画这时两人的心境。这种适当的留白反而使这时的表演更加动人，达到了一种类似于“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

曹植和甄宓告别，舞台上只有两束灯光，一前一后地照在了他俩身上，随着甄宓在舞蹈中渐渐朝着曹植靠拢，两束灯光也逐渐融合成了一束。大提琴的音色浓厚而忧伤，双簧管由于其音色的甜美，常常被用于表现爱情主题。《水月洛神》中对于双簧管的运用不仅仅代表着爱情的甜蜜，也代表了爱情的痛苦，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曹植和甄宓的爱情悲剧。

水月洛神中的水月一词，通常不单独出现，而是作为成语“镜花水月”出现。镜中的花，水中的月，都是美丽而又虚无缥缈的事物。曹植开头与“洛神甄宓”共舞，结尾也与“洛神甄宓”共舞，殊不知一切终也是镜花水月。也许，洛神只是下凡来历练，才经历了甄宓悲剧的一生。也许，甄宓早就死在了战乱中，只是在弥留之际做了个梦。

城/市/漫/记

裕和巷的自信



罗涌

磁器口古镇裕和巷，有一所近两百年历史的老校——磁器口小学，它的前身为1826年乡绅捐修的龙山义学堂。这所学校，堪称古镇人的文化摇篮，莘莘学子梦想起航的地方。在重庆，老字号的学府并不鲜见，然各有千秋。在这所简陋的学堂，走出过一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也是在这所学堂，抗战期间，接纳过大批沦陷区来的孩子就读，学校一度扩容。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变成了沙坪坝区重要的扫盲基地，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这里有磁器口人的文化自信。

如今，这所学堂已经搬迁，昔日闹腾的小院，变得清静。可是，当你走进这条大巷，就会惊奇发现，这里已经迭代升级为巴渝民居，白墙、青瓦、木窗棂，沿街商铺林立，彰显出现代都市的繁华。

没有变化的只有脚下的青石板路，尖锐的棱角已经被无数匆匆过客踩掉，仿佛每一块都附着精美绝伦的民间故事。有人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画到巷子的墙上，历史的、风俗的、传说的，延展至老巷深处。无数游子归来，都会到巷子里、校门前踟躇徘徊，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乡愁早早寄放于此。

学校迁移了，一位叫游江的漫画家来了。他天生喜欢清静，相中陈旧教师宿舍底楼的一套房，租赁下来，变成自己的画室，并把这里取名为“十三巷”。他为七星岗作画，为十八梯作画，画遍山城；他为贾平凹的书画作，为《收获》杂志配图作画，为南来北往的商人作画，为艺人医生农民作画，画遍中国。他像磁石一般，吸附了一批文人墨客，在门前的林荫小道上，把酒言欢，甚或载歌载舞，不亦乐乎。有一位作家饶有兴趣地为他写文章《游江和他的朋友们》。

杨绛说过：“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游江画室，曾激发了多少有志青年的梦想，有的成为作家，有的成为画家，还有的成为歌唱家。可是游江内心仍然喜欢安静，不愿意别人打扰。他如这条幽静的巷子，洗去铅华，返璞归真，旷达不羁，又不失恬淡高雅。

画家隐居在此，其实还是在追逐一个梦想。但是，裕和巷，我终于找到你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